惜抱軒文集

惜抱軒文後集三

書

與王鐵夫書

十月二十四日姚鼐頓首奉書鐵夫先生侍史昔桓譚有言凡人忽近而貴遠以鼐之不才又於今世固所謂祿位容貌不能動人者而先生獨盛稱之載諸文集是其取舍遠乎流俗之情而鼐獲不棄於賢哲有不待乎後世之子雲也豈非幸哉舉世滔滔知己寧可再遇而相去四五百里無因緣一見久欲奉一書於左右而忽忽未及爲昨賢子至乃承賜書先之展誦喜躍不可勝

而又以自悲其疎惰也冬寒惟與居萬福先生文章之美曩得大集固已讀而慕之矣今又讀碑記數首彌覺古淡之味可愛殆非今世所有夫古人文章之體非一類其瑰瑋奇麗之振發亦不可謂其盡出於無意也然要是才力氣勢驅使之所必至非勉力而爲之也後人勉學覺有累積紙上有如贅疣故文章之境莫佳於平淡措語遣意有若自然生成者此熙甫所以爲文家之正傳而先生眞爲得其傳矣詩之與文固是一理而取逕則不同先生之詩體用宋賢而咀諭之餘別有韻味由於自得非如熙甫文佳而詩則平淺者所可比也至

於尊書亦殊妙所寄冊當裝以爲世寶固不復奉還略論其欣仰之意聊之以爲有當否耶今歲在江寧過臘歸期尚未能決昔年嘗一遊蘇州極思其風景若再獲東來一瞻容儀則大快平生矣但不知得果此緣否賢子在比且當時得通書率復不具

復劉明東書

師令君差至得寄書並詩欣慰欣慰以賢主人爲依歸可謂得所矣處幕中以謙慎韜晦爲要自與默默用功不相礙也見贈五言排律句格頗雄此是長進處但於杜公排律布置局格開闔起伏變化而整齊處未有得

也大約橫空而來意盡而止而千形萬態隨處溢出此他人詩中所無有惟韓文時有之與子美詩同耳李玉溪白太傅及朱竹垞皆刻意作排律之人而不得此妙者豈敢便以責之明東哉然作詩心之所向必須在此否則止是常境耳又明東所用故事都不精切止是隨手塡入姑摘其一聯誌公謂徐陵天上石麒麟豈可易石爲玉又陵官非學士學士唐乃有此官耳公孫宏與陵於鄰人絕不似止十字中而病痛已四五矣前所論在詩境大處勤心深求忽然悟入或半年便得或一年乃得又或終身不得後所論在詩律細處精意讀書可

以必得然非數年之深功不能前所論文章之處故可
速而不可必後所論乃學問之實故可　而不能速如
近時顧亭林非有得於詩家之妙而其　學御精切之
至渠是學問人故能於此　皆能功到方
是卓然成家之作二者得一　乃可謂佳作非其至二無
一得便是今日草頭名士之詩吾恐明東陷入其中故
須爲詳言之耳吾於下一月必回家去料明東歲末亦
必歸家必過城中得一晤也漸寒珍重千萬

復欽君書

欽君足下辱賜書並示所爲文一篇足下嗜古也其文

亦畸文也夫文技耳非道也然古人藉以達道其後文至而漸與道遠雖韓退之歐陽永叔不免病此況以下者乎足下之文不適於俗而亦不盡合於古不求工於技而亦不盡當於道自適已意以得其性情所安故曰畸文也齊桓公見甕盎大癭說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足下謂不欲以人首加已身其意善矣而欲僕繩削其文僕不能偶俗略有類足下耳豈能以區區文法爲足下繩削第如齊桓之視甕盎大癭者視之而已

復姚春木書

姚鼐頓首春木足下 鼐今世一庸才耳足下乃以宋元

以來學問文章之統相屬見推崇重甚愧甚愧素無交遊之緣不遠千里遺書求益謙懷樂善足下之志則美矣顧鄙不足尸之耳夫求學之道牖於聞見及所嗜好者每患其偏平心廣采則病其不精愚見嘗欲持平而親偏溺者差異矣然嘗自恐不精此所望海內賢士君子有以教益之至於求勝之心則誠未敢也足下所欲為紀載之編此一代史學也所志甚大昔退之少有成唐一經之志及後身為史官乃反不敢彻其事可謂惑矣然鄙謂此亦有天數焉夫生而富貴及死而聲名其得失大小皆天所與也紀載者人名爵所由得之所託

也故天欲其成乃成天欲其傳乃傳不然則廢足下姑亦爲之以聽天意可耳辨舊作九經說已有刻本今寄上其有增益及他書未刻者則未能寫寄賜寄湖海詩傳乃未至不知於何處浮沉述庵先生想尚健其文傳成書未耶先伯薑隖先生無成書平生讀書好以所得細書記於簡端辨欲爲集成筆記然以其太碎細雜糅故不能就私心所最憾僅采數條以意次敘入辨九經說而已至儆鄉審之先生撰述佽光海峯南堂息翁詩文集皆有刻本而此間李未可得若江金書則具在欲也辨須自皖移來金陵主鍾山書院衰老絕不能作大

字所命爲楹對字又犯鼐家諱故不可爲也胡雒君所欲爲書皆未成而於去年已病喪矣甚可傷敝邑如此子者亦未易多得也茲因便上復安得一見面言希時通消息不具

復吳仲倫書

姚鼐頓首仲倫先生足下鼐才陋識闇無得於古人之學而士大夫徒以故舊之好與之遂橫竊虛譽甚可愧恥今先生又過聽而推及之至比之歐陽永叔是亟益其愧而使之不知所爲答者也伏讀賜示文集典當而格峻氣清而辭雅今之世固未有其比先生所希者退

之也以學退之者較之盡與習之持正並不待言矣僕嘗謂古之論文事者多矣惟退之與人言必盡其底蘊若與李翊劉正夫尉遲籌書本末始終精粗之義盡甘苦之情淺隱顯之理備他人不能若是也然習之持正親見韓公宜悉聞其言矣而文不能盡韓公之旨以先生之才而力希韓公日取韓公之言而蹈其軌意者其必能追配韓公乎夫天下文士皆慕乎古操筆向紙氣盛志厲以爲凌出古人之上而及其成文以較古人則不如遠甚何也古今才力有厚薄而眞爲學者其志必不自欺也雖然以一端之長短言之則後人固亦有賢

於古者引其長以益其短苟有所就其亦可矣今先生之文果足並退之與否抑間有能勝之者否先生眞爲學必自能決之如鼐之淺未足爲先生定此矣暑熱惟佳勝安得一日面談不宣

答蘇園公書

吳世兄至接讀手書並得快讀大作之全甚慰無量大抵高格清韻自出胸臆而遠追古人不可到之境於空濛曠邈之區會古人不易識之情於幽邃杳曲之路使人初對或淡然無足賞再三往復則爲之欣忭惻愴不能自已此是詩家第一種懷抱蓄無窮之義味者也以

言才力雄富則或不如古以言神理精到眞與古作者並驅以存詩家正統譬如司馬氏立國江東縱不能剋復中原然必不與石虎通聘者也其間五古五律最多妙製次則七律七絕四言及歌行排律備體而已應制館課之屬雖悉删刈可也鄙以務筆閱識頗嚴是閱古人不相識者詩集之法非閱同時人詩之法然千載之論竊謂已定於此使吾兄生得聞之不愈於後世楊子雲乎

復汪孟慈書

七月朔姚鼐頓首孟慈孝廉足下悉書知譽病新愈欣

嘗欣喜云欲就受業聞之愧悚不寧竊恒何足師況以加高明卓絕如足下者哉遇事激昂欲以躬自厚而薄責於人爲勗則足下所自處者善矣鄙妄能加一言耶承示文冊展誦攬見該博非恒士所有而晉耄長久尋文字淺觕究論則力所不逮矣謹繳納夫天下爲學之事不可勝窮也有睿哲之姿有强果之力包括古今探索幽渺經歷數十年之勤苦然遂謂於學盡得而無一失焉此殆必無之事也是故學不可不擇所用心擇而得其大者要者而終弗自多焉斯善學矣今世天下相率爲漢學者搜求瑣屑徵引猥雜無研尋義理之味多

矜高自滿之氣愚鄙竊不以爲安自顧行能無可稱年過學落不能導萃英少弟有相望之意不敢不忠嘗以是語人今故亦舉爲足下告也或蒙採納否

惜抱軒文後集四

壽序

陶慕庭八十壽序

皇帝卽位之三年海內太和俊傑蜚生江南於天下分省據地最大人才尤多是秋江寧陶慕庭先生以偉才醇學舉江南試榜第一天下聞而慕之其後五十二年
皇帝聖壽八旬矣撫臨勤治如一日羣彙歡欣里閈歌舞而先生亦於是年壽屆八十可謂　盛世之閎材英運之嘉瑞也先生嘗兩宰劇邑擢司馬爲賢有司其子又繼爲令爲刺史皆有循聲諸孫年之少者皆以文章

著稱矣自古治世嘉士每聚於一家若神明有意爲之者故觀先生之處一室而治世之庥徵於國矣某之少也嘗聞先生名意以邈焉如古人不可見豈意數十年之後竟得接杖履而共笑言乎先生初度之辰在歲十二月某於十月杪將自江寧歸里不及與稱觴末賓之位姑酬文爲壽以紀斯世之懿美又以勸諸客之來庭者抃手而歌之

陳約堂七十壽序

陳約堂先生當其六十之時作守姑孰余旣爲文以壽之矣逾十年君自宛邸解組過余里而歸老新城時君

之次子得爲刺史於寧州而三子新捷於京兆君則貌充而神益健年至是七十矣昔周公留召公以仕而未終以明我俊民在讓後人於丕時盡君子老之不能不終退者理也而冀俊民之興以助國家丕時之盛者人臣無已之心也後之士大夫雖不敢上比周召而願助國家之盛求俊民而讓之夫亦何嘗不同是情哉夫誠得俊民之可讓矣雖四海九州素不相知之人吾猶將樂之而況出於吾之子姓也哉今約堂一家聯從列官清要效才內外爲國器者既衆矣而約堂甫遂歸田之志即兩子奮翼之初是一家俊民之興蔚焉勃焉未有

極也此天下相知所以咸爲約堂慶而約堂亦不能不熙然以喜者已顧吾又思之周公作君奭之年召公老矣而卒不得退至於康王之世年蓋踰百而作卷阿之歌其言吉士吉人亦猶之周公讓俊民之意然而周公欲明農而不能召公欲退至踰百歲而猶不能然則後人讓俊民之心可竊附周召之心而歸田之樂則有周召之所欲而不得者矣余以無狀早放田野今年亦七十矣去約堂家五六百里約堂懸弧之日不能遂往登堂然或異日扁舟來訪與君徜徉山水之閒共話數十年之離合儵然矣音亦差爲交遊之盛事今先屬此一

觴以爲後約不亦可乎

許春池學博五十壽序

春池學博篤行君子而沉思好學爲文華美英辨而切於理旣成進士授職長丹徒學丹徒諸生無不樂其人而親其教也余往主揚州書院多有丹徒生在列知其地多異才矣又往來江上過北固金焦山每與客登眺愛其山川雄秀而曠深蓋所以能蓄淸英而生佳士者其後又主安慶敬敷書院春池以同鄉生來書錄爲余論說學問必崇古法蓋世人所謂迂謬者春池時獨能信吾說而不疑余固賢之知其異矣今以春池之賢而

教丹徒之秀傑諸生之信春池殆猶春池之信吾固宜其有合也昔與春池聚時春池固猶少壯今忽忽越二十餘年不見春池而春池壽五十矣既樂其聲名之有聞而亦感余益老且憊丹徒江山之麗才傑之多與春池風義之舊皆邈然不可復見而其生徒以春池初度舉觴爲慶乞余爲之辭余欣然書之亦所以識余感也

馬儀顒夫婦雙壽序

嘉慶丙寅八月爲吾四妹七十初度越及半歲妹夫儀顒亦七十矣族戚咸造其室舉觴爲慶吾偶在鍾山之麓未能遽返乃以所欲言者書而寄之夫一鄉之衆七

十者鮮矣夫婦具而七十者尤鮮儀顓之孫獻生前一年登第入翰林告歸而稱家慶夫婦一堂俯見兩曾孫挾筴而就家塾此族戚所爲喜也儀顓坦中樂易與人不爲怨惡鄉黨謂之長者而吾妹亦頗以賢見稱當乾隆甲戌乙亥間吾家貧最甚日不能具兩飯哺粃食粥吾妹嫁則夫家始猶裕而繼亦貧其前後處貧困皆能怡養性情無纖毫尤怨至承事舅姑有常人所難任者而吾妹能盡其理此所以備經艱苦之餘晚見榮慶而人亦不以謂鬼神之妄施而謂其宜也然吾始者弟兄三人兩妹今吾與四妹僅存儀顓有才子吾甥晉陳甫

登第而賢賴有孫繼起迹耳今之稱慶者衆人之情也若吾與吾妹夫吾妹固有追懷而愀愴者矣夫欣戚之境無常而善否之理不易吾妹夫暨吾妹精神方健不似老人而吾亦幸未遽昏瞶之甚往事姑置之矣所願更以此身相勵以謹相策以道耄耋不衰庶足以終對先人而教子孫者若夫積善餘慶雖有是理而不敢以覬覦焉吾所為言者盡於此而吾妹夫吾妹必能受吾言而盡一觴矣

方母吳太夫人壽序

嘉慶十有六年方葆巖尚書方自總督浙閩告歸奉母

吳太夫人養痾於江寧之里夏四月有 詔召入爲軍機大臣於是奏以臣之母不能頃刻離臣臣又不能奉耄年病軀之母疲曳就道懇辭 新命 上閔惻而俞可乃輟召而 加賜珍物以助孝養之忱焉是年太夫人八十有三歲矣七月下浣値設帨之辰江寧之士大夫及桐城之姻黨咸來庭爲太夫人稱祝舉觴而以鼐之年最長俾首爲之辭乃言曰夫古之臣子忠孝之情不獲兩遂者多矣尚書童稚而遂養先恪敏公太夫人教之成立獲嗣先公懿德碩學廸任 國家遠鉅之事內治鄉邑殄除酋醜外則西踰崑崙經萬里冰雪無

人之域南涉海濤者再爲　國殫忠奮不顧身豈暇念
家哉而奉蒙　仁主矜其母子相依之情俾得優游
奉養於里巷此古所未易有也蓋非　天子盛德孝
治之極必不能遂尙書之私情而非太夫人積德修誼
善敎令子早著成功亦必不能致　國家如是之隆恩
也斯其足慶至矣衆皆曰然乃進述以爲太夫人壽而
退記其辭以告天下將載之惇史云

沈母王太恭人七十壽序

乾隆三十一二年間余在兵部與沈光祿華萃先生陳
勤齋中丞同署相友善入則共官事出則同文酒之歡

其時光祿初補主事迎其家入都而贈大夫於道被疾途中難於得醫賴光祿有賢婦令王太恭人善於承事多方以起老人之病竟得安復以就光祿之養光祿驚憂之餘乃復自慶余於是時知太恭人之賢矣其後余移官去兵部又繼而歸里而光祿受　主知擢諫垣又晉秩為卿終於京邸與余遂隔不得見其嗣劬齋中丞嘗來任方伯於安徽余適主皖中講席獨與相對語及光祿而思之而光祿適有子令直夫令君始來安徽試用才器偉然劬齋與鼐皆甚喜謂光祿及夫人之賢宜其有繼起也其後又十餘年吾令君之才益著大府

以下雖不賢之以謂宜擢居大邑遂授以桐城令君奉
太恭人以來養於官舍太恭人自獨居之後摒擋家事
又奉先姑之終艱難辛苦事舉禮備而迄今神明茂清
起居如壯年詢問官政以助成令君之嘉績有雋毋乎
反之風於是吾鄉雖不尊仰令君之德而亦稱歎太恭
人之美今歲十二月望值太恭人七十初度邑人同懷
慶忭將進而舉觥於堂下以鼐之知太恭人之最先也
使首爲之辭鼐回思三十餘年日月遷流境象屢變獨
太恭人德福彌隆殆詩所云樂只君子福履綏之者與
是時勤齋中丞没而其子亦既成進士授官岡博矣余

於是又喜而公名德成於身而俱有賢子嗣於後信哉君子之必有報與令君慈祥明哲優於其職將擢晉尊顯必非久於茲土而太恭人稱壽嘉辰乃適在此邑而某以三十餘年之故交列於部民奉觴稱壽此皆未易遭之事也余是以述之以見吾令君之光承先業者非偶然而太恭人亦可以欣然慰意矣

馬母左孺人八十壽序

乾隆辛巳壬午之歲余館於馬長清令君之家而馬君宜和諭令君弟中翰之子朝夕常相見也宜和爲人介直好學而家貧身多疾內有賢婦左孺人雖窮居執苦

而無懟故君亦以是自適余後入都則聞宣和沒矣遺子僅六歲孺人守身持家教子之詣勤謹如禮鄉黨以爲賢也又數十年余歸里居孺人昔者六歲之子成立有稱字曰伯萊年四五十矣能養其親遷居與吾家爲鄰而吾乃益得知孺人之家政果有以異於常人者也今則伯萊之子已以文章稱爲丁卯科副榜又復有子矣而孺人壽至八十伯萊以歲三月爲孺人設帨之辰請余一言爲之壽余因追思昔與宣和聚居笑談之狀猶如在目而人事之變倏忽萬端變者故人多亡雖余與宣和所授之徒亦皆亡矣余獨幸存而孺人康強如

昔賂其子孫之賢家祚方興豈非天欲報其食苦立節之勞而祐之於暮歲哉　國家之法女子旣三十歲而守節者則不旌或欲使孺人稍損年以就旌法孺人以爲此欺誑不可余以爲如孺人者天所貴也豈係乎旌與否哉因書此以爲壽序

伍母馬孺人六十壽序

乾隆甲寅之春余爲伍季尹之母陳孺人作六十壽序今十八年矣馬孺人者陳孺人之長婦也季尹之兄早喪馬孺人守節三十年今亦壽六十其子思樹等來請於余曰昔吾祖母秉節守義謙不肯請旌於有司

惟見諸先生之文今吾母節義實同於祖母鬻子勞仂教訓成立至於今母老而勞不懈又諭三子以祖母昔者不欲受旌之語吾雖於例當旌而不敢逾焉惟歲正月當吾母六十初度亦欲以其事見諸先生之文此亦吾母之志也余聞而歎焉念昔陳孺人讓善之語甚厚今馬孺人同其節行而又同其謙讓非詩所謂能嗣徽音者乎余始來江寧見馬盛之族絢爀一時者多矣至今才二十年而盛族衰替十有六七獨孚尹一族多賢子遊吾門者冠履相接其家風之美傳數十年而日起日增斯母教之助為可貴也府部迂謬如余桓譚所云

祿位容貌不異人者而獨人乃盛欲得吾言焉其用意固有異於常人者已又思余本江北儒生獨以耆年久處於茲獲聞見伍氏一家數十年之事斯若有天數焉然則述孺人之美繼陳孺人之後誠爲此郡之美談余於茲安得不一言也

傳

黄徵君傳

順治時有徵君黄調鼎者洛陽人也字鹽梅其先在明有都指揮僉事錯錯生潤潤生奇瑞奇瑞生二子曰九鼎調鼎一女爲福王常洵世子由崧之妻早没葬於洛陽崇正十四年李自成陷洛陽殺福王及奇瑞調鼎輔世子以逃世子病不能行則負之北渡河至懷慶復自懷慶南渡越淮江至太平會南京迎福世子監國遂稱帝贈奇瑞爲洛中伯以九鼎襲爵立蘇州巡撫山陰祈

彪佳女爲后而以彪佳少女妻調鼎福世子既立荒政信用馬阮調鼎諫之不聽　大清兵渡江福世子出奔太平其母鄒太妃爲馬士英挾之以至浙江後歸山陰時九鼎降附我　朝爲阿達哈哈番矣而調鼎匿山陰依祈氏不出順治八年有薦其賢者　朝行徵命官之調鼎乃至京師陳情固辭得已時福世子死柩在京師調鼎求得之乃載歸洛又迎鄒太妃於山陰而奉養之於其家及鄒太妃卒葬於福王之園而福世子葬調鼎姊故妃之園調鼎明時諸生也常自稱諸生閉戶論學以終

姚鼐曰徵君之元孫時清爲余同年進士時清之弟時和爲言其曾祖事如此余讀明史記福世子既出亡之後事不詳而黄君述其先祖事必不謬徵君節行可稱而福世子之終事可以補史氏之闕故爲次其傳云

禮恭親王家傳

禮恭親王諱永恩其始封禮烈親王諱代善 太祖高皇帝第二子也推戴 太宗有大功於 社稷子惠順王諱祜塞未嗣爵先卒惠順王子諱傑書嗣爵爲王是爲康良親王生康悼親王諱椿泰悼王生康修親王諱崇安修王之子則恭王也恭王生而有至性過人

祖母悼太妃嘗病時修王甫五歲而侍
湯藥於前未嘗離目禱神以冀愈雍正十一年修王薨
王以年幼始封爲貝勒讀書騎射爲學日益精勵作詩
古文皆有法　高宗純皇帝聞而喜之命奉朝請王
侍衛勤慎歲時扈從出巡邊塞屬橐鞬從射獵而考論
古今吟咏篇什不輟嘗曰上馬挾箭下馬持筆吾分內
事也乾隆十七年襲封康親王時王年二十餘　上
以王忠敏賢實通曉政治時召與議論頗親異之矣而
時相與忤會護衛有潛出境爲不善者時相屬吏衛會
以爲王故卽將興獄累及王　上察其非是乃得解

弟恭王倬然王自是少疏每入班次趨朝會　獨出入則迎送惟謹曰此亦臣子所以效端共也暇則以筆墨爲娛其論文以義法爲要詩以清遠澹約爲宗其往來議論者謝皆人劉大櫆徐炎朱孝純輩也故識趣高卓越出流俗間染翰或以指作繪皆有生氣其生平遇人甚厚而已嘗致不給尤以持籌計得失爲鄙曰吾雖貧而忝居王位忍言利乎初烈王始封曰禮親王及惠順王嗣爵於康熙初改號曰康親王自是傳四世及高宗念烈王之元功謂宜復祖號乃復封號曰禮親王是年　賜半俸　召至灤京　賜宴較射　上曰三

十年不見卿射矣精采猶如昔也王頓首謝嘉慶元年預千叟宴九年冬預宗室宴初乾隆十一年宴宗室於惇敘殿更五十九年重與宴者惟王及貝子永硕二人而已次年二月十九日薨年七十九　上聞輟朝賜諡曰恭贈恤如典王燕居動靜嚴整好禮自護衛得過後稱論朝事偶言所料成敗輒中然未嘗以自喜至於人才興亡進退之間每有聞見其憂樂之情必深至所思長遠非恒人見所逮也所著誠正堂集若干卷律呂元音四卷妃吳札庫氏先喪繼妃舒穆祿氏生一子未嗣禮親王爵

劉海峯先生傳

劉海峯先生名大櫆字才甫海峯其自號也桐城東鄉濱江地曰陳家洲劉氏數百戸居之爲農業多富饒獨海峯生而好學讀古人文章卽知其意而善效之年二十餘入京師當康熙末方侍郎苞名大重於京師矣見海峯大奇之語人曰如苞何足言耶吾同里劉大櫆乃今世韓歐才也自是天下皆聞劉海峯然自康熙至乾隆數十年應順天府試兩登副榜終不得舉乾隆元年舉博學鴻詞乾隆十五年舉經學皆不錄用朝官相知提督學政者率邀之幕中閱文因歷天下佳山水爲歌

詩自發其意年逾六十乃得黔縣教諭又數年去官歸樅陽不復出卒年八十三無子以兄之孫　爲後先生少時與鼐伯父薑塢先生及葉庶子酉最厚鼐於乾隆四十年自京師歸庶子與鼐伯父皆喪獨先生存屢見之於樅陽先生偉軀巨髯能以拳入口嗜酒諧謔與人易良無不盡嘗謂鼐吾與汝再世交矣天下言文章者必首方侍郎方侍郎少時嘗作詩以視海寧查侍郎愼行查侍郎曰君詩不能佳徒奪爲文力不如專爲文方侍郎從之終身未嘗作詩至海峯則文與詩並極其力能包括古人之異體鎔以成其體雄豪奥秘麾斥出之

豈非其才之絕出今古者哉其文與詩皆有雕板孫欲稍删次之合爲集未就乃次其傳

吳殿麟傳

吳殿麟歙人也其名定字殿麟少時事親謹三年之喪如禮自精功及師友喪飲食起居必變於常非如世人之苟且也家本貧至老貧甚然廉正有守屢鄉試不售嘉慶初有司以孝廉方正舉之　賜六品服時謂是科舉者惟殿麟差不愧其名云劉海峯先生之官於徽州也殿麟從學爲詩文海峯歸樅陽又從之樅陽兩淮運使朱孝純亦海峯弟子也請姚鼐主揚州書院會殿麟

亦有事揚州附彌舟於是相從最久其爲人忠信質直論詩文最嚴於法彌或爲文辭示殿麟殿麟所不可必盡言之彌輒竄易或數四猶以爲不必得當乃止殿麟暮年歸歙不復出專力經學希爲詩文矣歙中學者言經自江慎修戴東原輩大抵所論主考證事物訓詁而已而殿麟乃銳意深求義理註易中庸各一編盡殿麟於文及學其立志皆甚高遠出今世雖其才或未必盡副其志然可謂異士矣卒年六十六有子四人

方恪敏公家傳

方恪敏公諱觀承字遐穀桐城人也而居於江寧祖城

方氏自明以來以文學名數世矣而亦被文字之累公
之祖工部都水司主事諱登嶧考中書舍人諱式濟皆
以累謫黑龍江公時尚少與其兄待詔觀承歲往來塞
內外以營菽水之奉奔走南北徒步或數百里數年祖
考皆沒公益困然於其間厲志氣勤學問徧知天下利
病人情風俗所當設施遂蓄爲巨才矣平郡王福彭嘗
知之雍正十年平郡王爲定邊大將軍征準噶爾卽奏
爲書記　詔賜中書銜以往在軍營建策善歸補中書
舍人乾隆初入軍機處累遷吏部郎中出爲直隸清河
道直隸布政使擢浙江巡撫乾隆十四年遂授直隸總

督自是居直隸二十年中惟西疆用兵暫署陝甘總督籌軍餉半年即返公性明於用人一見與語即能知才所堪任授之事隨難易緩急委寄必當及公沒而爲督撫有名若周元理李湖等凡十餘人皆徧所拔於守令丞尉中者也直隸爲天下總匯之區人事棼雜紛擾不易靖　乘輿歲有臨幸往來供張而公在任又值西征軍旅之興所過備置營幕芻糧𥡴調衆悍公處此皆儲備精密弛張得宜卒未嘗少外乏而於民居無擾病焉公自爲清河道至總督皆掌治水直隸之永定河故無定河也其遷移靡常不可以一術治不可以古形斷公

洞徹地勢相時決機或革或因或濬或隄其於河務前後數十疏從之輒利　純皇帝每歎其籌永定之爲善非他人執成法者所能及也磁州有逆民爲亂公擒治定斬絞非十人餘皆釋　上疑公寬縱廷寄嚴責者數公執不易　詔令九卿軍機訊獄乃知公所定之當　上益以賢公公素勤於學工爲詩及書乾隆初嘗舉博學鴻詞以平郡王監試嫌避不試仕宦數十年署中未嘗設劇公事之暇即執書讀之嘗偕蔡文恭公輯五禮通考所著直隸河渠書百三卷詩集十二卷其餘雜記直隸事又數十卷及薨家無餘財而有書數十笈

於桐城及江寧皆建家祠置田以養族之貧者兄弟相愛甚遺命與兄待詔同葬一山公在時已加太子太保其薨在乾隆三十三年八月年七十一　賜祭葬及諡祀於直隸名宦祠及賢良祠娶劉夫人公五十而未有子撫浙時使人於江寧買一女子公女兄弟送之至杭州擇日將納室中矣公至女兄弟所見詩冊有相知名問知此女所攜其祖父作也公曰吾少時與此女子祖以詩相知安得納其孫女乎即還其家助貲嫁之公年六十一矣今吳太夫人乃生子維甸既孤　純皇帝以公故賜爲中書舍人成乾隆庚子　恩科進士今復

爲尚書總督繼公後

姚鼐曰唐時凡入史館者必令作名臣傳一所以覘史才今史館大臣傳率抄錄　上諭吏牘謂以避嫌仇譽毀之嫌而名臣行績遂於傳中不可得見然則私傳安可廢乎余讀　國史方宮保傳爲之憮然今尚書將修族譜請敘恪敏公事遂次其傳公功在天下還女事小然世稱公後之大興者斯亦有助焉故並書之傳末云

印庚實傳

印庚實名鴻緯庚實其字也其考爲寧紹台兵備道憲會世居寶山有四子分季子居吳縣故庚實終於吳庚

實在家能順親志事兄撫諸子無失理外接賓友有信義鄉黨稱其賢嘉慶元年　詔舉孝廉方正有司以庚實應選衆以爲當也當寧紹府君將天台有僧曰寶林寧紹賢之常與接對庚實在旁亦喜聞其說而歸心焉嗣是庚實於進退得失之事視之泊如然於義利必辨於非道必不爲非借釋氏以掩其爲邪者也嘗再至江寧與鼐相見其氣淵靜近道樂山水徧覽僧舍頗喜爲詩詩思清潔然無意求工以自適而已嘉慶十三年卒年五十四子康祚駿祚後二年康祚至江寧請鼐爲之傳庚實考鼐同年友也昔嘗傳之矣今又取庚實人事

無常恩之顯然嗟呼庚實固知其然而決然遺世者歟

吳石湖家傳

吳君諱山南字石湖婺源人也婺源自宋篤生朱子傳至元明儒者繼起雖於朱子之學益遠矣然內行則崇根本而不爲浮誕講論經義精覈貫通猶有能守大儒之遺教而出乎流俗者焉近世若江慎修永其尤也慎修死而石湖獨好其學凡慎修著書抄輯寶貴而時誦之蓋多有世所未見者君居於江寧西郊臨江上乾隆之末鼐來江寧君時就論學因得借觀君藏慎修所著未刻者數種其後君取慎修所錄鄉黨篇文刻之又欲

盡刻其餘書未及爲而君没矣君爲人事親孝接人以誠信好施恤衆而近賢藏書甚富讀之時論得其大義少補婺源諸生讀書於鍾山書院考授得布政司理問職年四十四而卒其才其志尚可以有見而惜其未竟也祖　父　娶孫氏繼娶江氏子二曰坤培培亦鍾山書院生嘉慶十年余再至江寧君已喪聊紀其行付其子以爲君家傳云

鄒母包太夫人家傳

姚鼐曰今世女子守節必其年未逾三十夫喪者乃予之旌表此　朝制也然世固有才逾三十守節而行義

尤可稱者皆君子所樂道也若丹徒包夫人自三十二
歲守節至年八十二以五世同堂之慶蒙　天書降匾
於其家自封太恭人晉三品又加贈至二品夫人雖其
始未及旌而終乃有逾於常旌之榮者豈非天之所以
褒行義哉予嘉其事因次述爲傳夫人爲丹徒包氏布
政司經歷諱　之女適同邑贈朝議大夫太學生鄒諱
　贈朝議以喪父哀毀成疾乾隆二十二年七月遂卒
有二子長文琮年十五次文瑛五歲幼文琳僅八月耳
家貧甚夫人盡棄簪珥供殯於喪事中節合禮自是上
奉姑下鞠孤子勞瘁艱憊其後文琮漸長乃能經理爲

生計夫人敎之恭儉稍裕命以廣施鄉人多賴其惠其後文琳仕爲山西寧武府知府乃告歸時渡江治鹽運事於揚州往來歸侍夫人鄒氏子姓蕃衍自其男以下有服親屬七十餘人夫人皆撫慰訓誨之而命文琳治公賑貸之事尤宜盡其力嘉慶九年夫人年屆八十會孫錫蕃生子增貴有司以高元一堂上聞 御賜昇平人瑞之匾加大緞二疋天下以爲盛事後二年乃卒卒後以逢嘉慶十四年 萬壽恩加贈二品夫人嗚呼覩天之所以祐其家如此則夫人存心制行之善所以應格於神明者蓋有人所不能盡見者哉

程樸亭家傳

婺源程樸亭尙友者字硯北其考爲贈中憲大夫諱文達余前所傳程養齋之兄也母曰張太恭人君幼太恭人課之學最嚴人稱爲賢母君亦自策厲好學爲縣學生而不喜科舉之文一朝棄去取宋五子書朝夕讀之言動必出於準繩雖獨居不敢惰嘗著近思錄輯要六卷其論學必本之躬行以謂尋求章句何足以爲學也事父母孝張太恭人晚歲患風疾口不能言指畫色授君侍疾三年視聽於微眇獨得其意其兄躍濤以母喪哀毀卒遺孤七歲君撫之恩誼周至卒使成立而俾之

裕於鄉黨宗族有匱乏必濟遇困災必賑接人和愉而不流人多服焉其自號曰樸亭故人以為稱年四十九卒卒後贈徵仕郎內閣中書舍人子組乾隆壬子科舉人今為內閣中書舍人綬縉光皆鹽大使錫紱翰林院待詔夫天下學者騖於文章博聞之事而內行或不足焉如樸亭處流俗之中而慨然有慕宋五子之為人欲求其髣髴斯可謂有志之士歟組見姚鼐於江寧述其父生平如此故為次其家傳

周梅圃君家傳

梅圃君長沙人周氏諱克開字乾三梅圃其自號也以

舉人發甘肅授隴西知縣調寧朔其爲人明曉事理敢任煩劇耐勤苦寧朔屬寧夏府並河有三渠曰漢來唐延大清皆引河水入渠以灌民田唐延渠行地多沙易漫君治渠使狹而深又頗改其水道渠行得安而渠有暗洞以洩淫水於河故旱潦皆賴焉唐延渠暗洞壞寧夏縣吏欲塡暗洞而引唐渠水盡入漢渠以利寧夏民而寧朔病矣君力督工修復舊制而縣皆利大清渠者康熙年始設長三十餘里久而首尾石門皆壞民失其利君修復之皆用日少而成功遠君在寧夏多善政而治水績最巨民以所建曰周公閘周公橋云界擺至江

西吉南道以過降官復再擢爲浙江糧儲道當是時王亶望爲浙江巡撫吏以收糧毒民以媚上官者習爲恒矣君素聞疾之至浙身自誓不取纖毫潤請於巡撫約與之同心撫臣始應曰善而厭君甚無術以去之也反奏擧君才優糧儲常事易治而其時海塘方急請移使治海塘於是調杭嘉湖海防道君改建海岸石塘塘大治被勞疾卒於任而王亶望在官卒以貪敗世言苟受君言豈徒國利亦其家之安也君卒後家貧甚天下稱淸吏者曰周梅圃云

姚鼐曰梅圃乾隆間循吏也夫爲循吏傳史臣之職其

法當嚴不居史職爲相知之家作家傳容有泛濫辭焉余嘉栴圃之治爲之傳取事簡以爲後有良史取吾文以登之列傳當無愧云

贊

潘孝子贊

嘉定潘孝子諱德馨刲肱以愈母疾事在雍正四年嘉慶十二年其曾孫孝會持錢可廬大昭所記事蹟來示請爲之傳鼐讀可廬之記既已詳盡論復精當是爲傳已無以易之乃爲之贊

子之事親理有常變親遽死亡何擇何辨志極身忘眞

性方見懿哉孝子徹膚奉薦誠動鬼神危者安寔感事悲傷紀閭欣勸

寧化三賢像贊三賢者故副都御史雷鋐翠庭故光祿卿伊朝棟雲林故歲貢生陰承方靜夫

宋旣南渡儒學在閩或嗣或絶或僞或眞閩三君子厲志海濱口誦朱訓志踐以身賤子弗識有想其人惟光祿云嘗銘其竃賢子奉圖載舟與輪三賢同軸月侍師親式穀之慕雅言用遵瞻像匪遠其道日新

太常寺卿萊陽趙公遺像贊名崙號閬仙

世奚治寧維人才盛察才百端首身潔正聽焉求賢昔仁皇聖上自監司下逮守令舉清官七以勵貪競

偉時太常持造士柄行部江淮皎如水鏡斥賕絕干有
當無倖升舉於朝四海稱慶年不及耆厥施不竟百年
江介惟休悼病安得有公復履茲境展公遺像以思增
敬發歎耿爲攄是贊詠

惜抱軒文後集六

碑文

光祿大夫東閣大學士王文端公神道碑文 并序

公諱杰字偉人王氏先世居山西洪洞遷陝西韓城居五世至石門縣主簿諱廷詔公之考也以公貴贈光祿大夫東閣大學士公妣吳太夫人生三子長潛仲澂公為季端凝好學見於幼稚長以拔貢生得教諭未任遭父喪服終貧甚為書記以養母所居幕府尹文端公繼善陳文恭公弘謀之為江南督府時也兩公皆名知人而最賢公謂為正士乾隆庚辰 恩科中鄉試次年

恩科中會試殿試讀卷官進列第三　純皇帝親拔
爲第一引　見風度凝然　上稱善授翰林院修
撰由修撰四轉得詹事府少詹事　日講起居注官直
南書房旋晉內閣學士歷工刑禮吏四部侍郎都察院
左都御史丁母憂回籍在籍擢兵部尚書　詔服闋赴
職充　經筵講官　賜紫禁城騎馬爲　上書房師
傅直軍機處乾隆五十一年正月拜東閣大學士公爲
人廉靜質直誠於奉職其居位與和珅同列公以大體
接之不爲壯頻悻悻之事而遇所當執終不與和珅附
公素行無疵瑕　純皇帝知公深和珅雖厭公亦不

能去也如是數年及　今上臨政公意益得發攄矣然公嘗念大臣所當爲者非盡於所能言獨居意嘗邑邑淡念而不怡蓋公之心人不能具識而至其入陳禁陛裨益朝廷者又非人所得聞故不可得而述也嘉慶七年公以老病乞休　詔予在籍食俸加太子太傅

御製詩送之有云直道一身立廊廟淸風兩袖返韓城茲足以盡公生平矣嘉慶九年公與夫人八十歲又有　御詩及頒賜諸物公季冬入都謝　恩明年十年正月十日薨於京邸　命榮親王奠醊　賜銀二千兩治喪又　賜祭葬贈太子太師祀賢良祠謚曰文端公

爲乾隆庚戌科會試總裁官又嘗爲湖南江西浙江考官一督福建學政三督浙江學政所進多佳士其于門下士相愛甚篤然未嘗少涉私引敎之必爲君子而已夫人程氏四子主事埰時監生垿時武選員外郎堉時廩膳生埉時孫九人公葬于韓城北原既立神道之碑乃刻銘曰

科第士首爵位朝碩德器優優以居無作大臣之度遴思邈邈去名釋功匪矯以激事賴其休物被其澤惟其志宏揪而不懌　天子卹之降于戫赫著厥儀形紫光之閣顧思德音公逝弗作遐墓思敬瞻此穹石

吏部左侍郎譚公神道碑文并序

公諱尚忠字因夏南豐譚氏其先世多聞人矣及公成乾隆辛未科進士授戶部主事三徙爲山西道監察御史出爲福建興泉道又入爲刑部員外郎再出爲廣東高廉道三遷至安徽巡撫降福建按察使再遷至雲南巡撫入爲刑部右侍郎調吏部左侍郎嘉慶二年十一月廿八日薨于位公之在戶部也嘗司寶泉局及

高宗純皇帝察局中事惟公無纖毫私染在興泉時以洋行事例降官而

上又察知其不汙故復進用其在封疆爲大吏室中澹如寒士遇屬員甚有禮藹然親

也獨不能少入之以財利天下論吏清儉者必舉譚公爲首然公遇事奮發則執謫不可回其爲安徽巡撫以忤和珅致降爲福建按察使在福建復屢以事與督撫爭至督撫同官事尤相牽而爲撫者每委曲以就督公在雲南獨能持正裁之且謂曰公自爲其德吾自任其怨可也其丰采峻厲如此故公雖和平廉潔而非煦煦曲謹者也其教子有曰人當先約其身身約則心約心約則事不踰閑然後可以擴充爲有本之事功矣故公所至興利去害必究其原委曲折之盡則斷然行之使所莅必蒙其澤而後已去則民多淚涕送之　高宗

純皇帝嘗稱爲正人可任事　今上亦絶重之而公遽沒矣公在安徽姚鼐主敬敷書院時接談讌食設玉器而情厚有餘及聞公薨而悲今又十年矣公子光祥以庶吉士改禮部主事自京師移書至曰先公既葬矣而碑未立某夙奉公教宜爲文至其家世及夫人子姓之詳則編修陳用光誌之矣故不具銘曰

公居士林文學愔愔接物以情不爲阻淡秉節當官篋敢私干進者宜之退者弗怨歷邇及遐隴坻海嶠攬扶姦蠹叢孺鼓樂毗爲侍從公望在衆殂未及登刊石識頌

墓表

中憲大夫保正清河道朱公墓表

公諱淵字問源其先吳人顧氏也明天啓時有以義憤擊魏閹所使緹騎逮周順昌者避匿江寧自是爲江寧朱氏　國朝始爲江寧學生者曰應昌生贈編修圻贈編修生康熙己丑科進士翰林院編修元英編修生江寧學貢生贈通議大夫松年嘗舉孝廉方正不就早卒公之考也公生八歲而孤家貧身弱妣舒太夫人苦節撫而教之稍長即遊幕於外以供養蜀楚閩微無不至於民情美惡政教利病無不曉卒在直隸通永道幕爲

總督方恪敏公所知保舉以從九品職引　見發河工補楊邨主簿值漕船起撥運丁有多擠小船以病衆者公往數語諭之卽服公名自是起歷縣丞知獻縣河間縣務關同知務關治河官也公治運河有績而上官惡之以漲水逕解其職會有大臣出勘河患乃保留公公始以水漲害民田廬請上官修治爲斥拒至是陳於使者功舉幾輔民獲寧焉逾年授天津府同知卓異擢正定府知府再擢清河道公在道職凡五年而五署按察使方公之爲知縣所臨案無留牘復以平反寃獄稱明允於直隸矣及攝臬司尤以獄爲重矜屬吏所不能決

公親研鞫或晝夜據案披訊經月不輟所定必當罪全
無辜者甚衆又爲獄囚疾疫隔別之法令無傳染籌得
歲千餘金爲獄中炭薪醫藥之費至今爲利歲饑總理
賑救勤察無遺濫值　純皇帝東巡至遵北口　召
公見於行幄時以水災請蠲魚葦課　上問魚葦宜
水者而亦蠲何耶公曰水小則魚聚葦生大則魚溢出
而葦沒爛　上大稱善又詢數事皆稱旨將大用之
矣而以審案稽遲去職公之四撫臬司也爲日淺甚有
盜案在保定府未定上其後盜發他省供皆盜在保定
而未究出　上怒自總督以下皆得遣方以法繩下

雖知公在職暫不特宥也久之乃　賜復原銜旣又令
總督遇相當缺出題補然公久勞於官致憊自以老病
乞歸不能仕矣時乾隆五十六年也　上復猶數問
其病愈否公竟於嘉慶元年九月十九日卒於江寧里
中年七十三公生平嚴持清節而施人則甚厚仕歸貲
業蕭然嘗著才識論謂處事以識爲主而才副之不可
偏廢不得已而去寧無才不可無識故其立身治民必
求其大者要者云所著待溯書屋存稿四卷又詩三卷
待溯雜識二卷歷官紀要二卷夫人陳氏誥封恭人生
子三紹曾安徽布政使賢仰早卒續曾靈州知州側室

于氏生子三纘曾候選縣丞逝曾承曾俱候選從九孫七桂棟候選同知桂楨己未進士文選司主事桂馨桂森桂桂桂樞桂楹女十一人孫女十人公與夫人合葬於江寧　桐城姚鼐爲之阡表云

修職郎碭山縣敎諭瞿君墓表

君諱塘字澂川嘉定人有文學爲王光祿鳴盛門人光祿稱之以商籍爲錢塘學生由廩貢得敎諭嘗署浙之嘉善寧波淳安學官矣卒改歸本籍乃爲碭山敎諭奉上官檄察邳州水災君不避勞苦所察得實旣又値旱災君察之亦然民被災多賴以存者父艱歸服終將昭

文元和金壇學官所至皆爲諸生所親樂然君厭塵事遂謝病不復出託居蘇州閶門之北君爲人篤謹和易未嘗有疾言厲色於鄉里遭喪以毀得疾數年遂習爲導引通道家之説夜長不寐年六十嘉慶九年坐而逝妻諸孺人賢恭稱君配生子中浩中溶先君九年卒嘉慶十年合葬長洲之天森山側妾周氏生子中淦中濟中溶娶錢少詹事大昕之女嘗見賓於江寧今葬君以王侍郎昶之銘寄示余於懷寧余撮其要以表其墓

姚休那先生墓表

休那先生之先世自婺源遷桐城自荅里是爲白荅姚

氏居九世曰一遂爲諸生而早卒妻吳氏爲節婦子士晉士晉後改名康而字休那焉爲明諸生有儁才高識而屈於場屋里中何文端延之入都文端爲吳江周忠愍宗建墓誌爲世稱其文史家今據以爲傳出先生手也文端告歸後數年被召又邀先生同行先生知世不可爲晉邸臥疾詩以諷之文端遂稱病而反先生後入史相國幕中故史公檄文多爲世稱然先生旋歸里得免揚州之難改革之後屏居田野鬱邑悲傷作忍死錄以記其家自曾祖以下四世事其言最悲痛平生文字爲人作與自爲者相半凡十餘卷藏於家惟許貞姬傳

黃巢傳刻傳於世順治十年卒年七十六先生存時史相國爲豫題墓曰明讀書人姚康之墓卒後百五十年同里姚鼐述其生平表於碣云

石屏羅君墓表

石屏羅君諱會思字際叔宗人府丞諱鳳彩之孫隴西知縣諱元琦之子有文學然不第退居修行於家其事父母盡孝養之誠父歿使婦侍母寢數年母終免喪而後婦復君乾隆戊子科舉人也吏部選爲安寧州學正君不忍離母竟不就官其兩執喪皆能如禮有兩兄兩弟以事以撫能恭以愛其遇族里誠且直責人言或至

切而人感其意不爲怨也里中事宜謀於公所君卓然建議躬任其勞必衆利而後已其身終於鄉而人信其才足以任世事也嗚乎士溺於俗久矣讀古人之書聞古人之行事意未嘗不是之而及其躬行顧憚不能效也如羅君可謂勇於善而不負其學者已君嘉慶九年卒葬於懷寧之　江濬源銘之逾二年桐城姚鼐爲書其生平之概俾其弟觀恩揭諸墓上云

婺源洪氏節母江孺人墓表

江孺人婺源江某之女爲洪永禧之妻永禧家貧甚勤耕薄田未明而興逾昏而息孺人歎然共其勞有子三

一歲殞其二承禧痛之甚亦亡孺人獨撫六歲仲子立
登於田間殆無以爲生矣於是晝督傭客夜執針黹劬
苦積疢以至子立登之長出賈乃稍有贏孺人顧好賙
恤有負其財者念其貧愈棄券而復貲之而自奉則儉
不欲逾田家時有孫鈞自幼餐宿皆依其側長則督之
學立登後居於江寧鈞亦來江寧從余學爲余言孺人
所以訓之者率如古賢母言而孺人目不知書其貞哲
天性然也孺人亡年七十有五其喪夫時逾三十於例
不應旌表余嘗論女子夫亡守志有未三十而守猶易
有逾三十而守倍難者例有定而人所遭不可定也孺

人之執節可謂難矣因書其實俾鈎刻諸墓上云嘉慶十一年秋七月桐城姚鼐表

臧和貴墓表

武進臧氏有孝子曰禮堂字和貴家貧無僕役躬執薪水之事以事父母能盡愛養父病癰畏寒惡火和貴每夕身温其被父喪三日不食三年不入內如禮母疾割股禱而母愈其初娶也懼婦不能孝其親作七言辭以教婦婦至使人抗聲誦俾立聽畢而後合巹苟有益於親之事必忘身而爲之也苟足悅其親雖違衆不顧也和貴與兄鏞堂好學博聞尤精小學善讐校爲四方賢

士所貴而和貴不幸年三十而死桐城姚鼐嘗識庸閑和貴之學行未見也今以天下悲惜和貴之情乃爲表其墓云

姚氏長嶺阡表

姚氏自餘姚遷桐城始遷曰勝三公勝三公後四世以農田爲業五世爲明雲南布政司右參政諱旭有政績而貧參政卒子孫復修農田三世皆有隱德參政四世孫諱自虞爲諸生其子諱之蘭爲汀州府知府加按察副使銜所歷海澄縣杭州汀州二府民皆爲祠以祀參政副使仕績明史皆載入循吏傳副使之子諱孫棐仕

爲職方主事職方之子文然仕　國朝康熙時以刑部
尚書終謚曰端恪至　世宗時追論先朝名臣思其
賢詔特祠春秋祀焉祠今在城東門內端恪公之第四
子諱士基以舉人爲羅田縣知縣羅田民以奉入名宦
祠羅田府君之次子是爲贈編修公鼐之祖也年二十
六而卒配任太恭人賢孝秉節上奉姑下教二子長子
爲翰林院編修諱鈍次子爲贈禮部員外郎諱淑鼐之
考也贈編修公承累世賢哲之遺風敦行勤學而不幸
無年編修府君旣孤憤發策勵外友天下賢俊以相資
長爲詩古文辭故同里則劉才甫山陰則胡稚威常熟

則邵叔門皆編修所尤厚也而編修自沈究遺經綜括
先儒茹精嘶微萃成已得然仕爲翰林數歲不究其用
而歸歸著書亦未及竟而卒此天下士所共爲歎惜也
當端恪公葬羅田府君買得墓地居長嶺之巔去城七
十里將葬端恪而羣從子以爲遠僻不用乃別葬後羅
田府君卒亦別葬羅田長子中書公與贈編修公相繼
没矣而故買長嶺之山其契藏族君子來安訓導文默
之笥吾家不知也有謀葬地就來安求售來安不許然
後吾家得聞任太恭人乃命編修兄弟奉中書及贈編
修公合葬於此山雍正之六年也又其後編修公没未

葬任太恭人及鼐父贈禮部公皆别葬矣鼐與伯兄昭宇乃奉編修及伯母張太宜人合葬贈編修墓下之右其時鼐繼妻張宜人亦未葬又葬於編修張太宜人塚右時乾隆五十二年也故姚氏之阡爲塚三而有五柩焉自是後又二十年贈編修公諸孫盡喪獨鼐存懼舊德遺事泯不聞乃謹書以列諸隧左中書公諱孔鎔字振修康熙三十九年舉人候選內閣中書舍人康熙四十九年卒年四十一娶廣德州學正方曾祐女生二子興漢興浹二孫漣支幹贈編修公諱孔鉷字璦修縣學生康熙三十七年卒贈承德郎翰林院編修累贈朝議

大夫禮部儀制司員外郎娶懷寧任氏大理寺少卿諱
奕璽女生二子有八孫編修子曰縣學附貢生昭字南
皐府同知羲輪娶人登監生勤隆縣學增生樹元贈禮
部子曰刑部廣東司郎中邵候選州吏目詞附楊貢生
鼎編修府君始名輿淶今贈編修墓所列其舊名也後
改名範乾隆七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翰林院編修乾隆
甲子科順天鄉試同考官三禮館纂修官乾隆十五年
歸里乾隆三十六年卒年七十娶縣學生贈內閣侍讀
張若霖女乾隆三十九年卒年七十四今合祔焉生子
五鼎始娶張宜人卒繼娶張宜人乃前婦其五世祖妹

也爲屏山縣知縣張諱會敏女其始權唐縣有銘矣茲不具

贈中憲大夫湖廣道兼掌河南道監察御史加一級孟公墓表

國家定制一品官封贈三代得及曾祖父母而又有特令官未至一品而願以已身及妻應得封典特乞貤加及曾祖父母者得請部臣奏聞而　詔俞焉蓋所以伸人子孫追遠事亡之至情又以示士有積善者或遠或近期必蒙報於後世此又　聖朝錫福之廣所以勸天下之爲善也乾隆五十三年　覃恩封贈諸臣之家

而太谷孟御史生蕙請以所應受之封貤及曾祖已故候選府經厯奉　旨允給於是遂贈公中憲大夫湖廣道兼掌河南道監察御史加二級夫人趙氏贈太恭人公諱鴻品字飛陞其立身有行義事親尤孝謹愉色婉容能曲成親心其考邑庠優生琥亦君子也母武孺人皆樂公之能養志公外接人無城府與正疾邪而能有容其教子孫必爲正士謂士品立則可富貴亦可貧賤士品一隳富貴則驕溢貧賤則卑污均爲可恥公生於康熙十五年卒於雍正十一年年五十七後六年葬孟家莊東南原又後四十年而得贈官焉趙夫人年九十

乾隆二十九年卒祔公墓子三人長熙邑庠生贈朝議
大夫湖廣道監察御史次照次烈　恩賜從九品鄉飲
耆賓孫八人啓周贈中憲大夫工科給事中啓驪歲貢
生汾陽縣教諭貤封奉政大夫順天府西路同知啓堂
國學生贈文林郎淸河縣知縣啓林啓域啓埜啓墉啓
基曾孫十八人生蕡贈中憲大夫生蕙乾隆癸未科進
士歷官至通政司參議文蔚府經歷生蕈乾隆戊戌科
進士順天府西路同知生蘭生菖庠生生藻生英從九
品生萬生芮生茂生芬生蓀生基生康生傑生夔生度
元孫以下人材滋起人謂公德之貽甚遠不享於其身

而光於後嗣未有艾也鼐與公曾孫生蕙爲同年友生蕙遺書令爲阡表鼐愧不文顧以通家曉列仰望懿美國恩家慶皆可贊述因書所聞見以謂可爲賢者慰矣

博山知縣武君墓表

乾隆五十七年當和珅秉政兼步軍統領遣提督番役至山東有所詗察其役攜徒衆持兵刃於民間淩虐爲暴歷數縣莫敢何問至青州博山縣方飲博恣肆知縣武君聞即捕之至庭不跪以牌示知縣曰吾提督差也君詰曰牌令汝合地方官捕盜汝來三日何不見吾且

牌止差二人而率多徒何也即擒而杖之民皆為快而大吏大駭即以杖提督差役參奏副奏投和珅而番役例不當出京城和珅還其奏使易於是以妄杖平民劾革武君職博山民老弱詣大府留君者千數卒不獲然和珅遂亦不使番役再出當時苟無武君阻之其役再歷數府縣為害未知所極也武君雖一令而功固及天下矣君諱億字虛谷偃師人乾隆四十五年進士其任博山縣及去官才七月而多善政民以其去流涕君自是居貧常於他縣主書院讀經史考証金石文多精論明義著書數百卷今

皇帝在藩邸聞君名及親政

召君將用之而君先卒矣君卒以嘉慶四年十月二十九日年五十五余與君未及識第聞其行事讀所著述今遇君子穆淳於江寧爲文使歸揭諸墓上君行足稱者猶多而非關天下利害茲不著嘉慶十八年二月桐城姚鼐表

贈中憲大夫武陵趙君墓表

君諱宗潞字匯川其先世居歙之巖鎮宋之宗室也有朝散郎不伎之裔孫字仲容者自歙遷於湖南爲武陵人君之祖也君考曰商山早世君三歲而孤繼又喪母乳媪哀而育之於家稍長出入里閈恭愼勤敏異於常

人時武陵有王西厓妻劉安人寡居而賢知能鑑人生一子一女女聰慧通知古今書史劉安人奇之欲得良壻見趙君愛之曰此孤兒後必大乃以女女焉是爲王太恭人也君遂爲王氏贅壻治生爲賈然能敦信而輕利遠近服其爲人所交多四方長者當趙氏來武陵猶有貲君考之亡族人皆侵取之君既立家顧厚於族人尤甚微弱者皆依以成立先世柩在歙求安葬者君皆葬之人有事就謀者必忠告而爲盡力焉以積勞卒卒年四十時王太恭人年三十八君未沒時綢繆趙王而姓皆立門戶子皆能讀書矣太恭人見春埜爲名諸生

太恭人以子屬教之令觀察也及君喪太恭人督教子益嚴嘗杖子而杖折太恭人識歲月於折杖而藏之初君所受託以財賄者有數千金及君沒頗乏償貲或謀以孤寡辭而弗與太恭人曰吾夫信義故人託之今弗償是爲夫取惡名也乃破產罄家中衣物以盡償負其周恤族黨親故之事甚衆人謂君固賢而成君賢者亦內助也君與太恭人以子貴屢被　國恩封贈而令觀察爲編修時以巳及妻應得之封貤贈外祖及劉安人云君之子二曰愼畛嘉慶丙辰科進士今爲廣東惠潮道愼畯君與王太恭人合葬於　嘉慶十八年冬桐

城姚鼐爲之表

方母吳太夫人墓表

吳太夫人者吳縣人事太子太保直隸總督方恪敏公爲側室而今尚書浙閩總督維甸之母也尚書生十一歲而孤歸居江寧或見其孤弱侵侮之太夫人豈不與論而自刻厲勤苦彌甚教子極嚴不使稍有子弟之過嘗篝鐙治女紅而課子誦讀于側每至夜分及尚書長成進士登朝則日勉以道義忠敬之事而治家以勤以樸不改于初尚書或被　使命出戀倚膝前雖行萬里磧外太夫人必正色責其速行急　國事不得少佇遲

既出門而爲譲泣焉當恪敏公存時爾從子孤幼撫之身側太夫人愛誨之與己子無少異故今侍郎河南巡撫受疇嘗述於 上前 上聞爲太息及太夫人亡而令持一月之服也其天性尤好聞人爲善及有慶樂事則欣喜若在己苟力所及則必助之其有不善或憂患則戚然不安者移時於舊怨則忘之而令子受以厚彷既以子貴 國恩得封太夫人而 上稔知其賢慶 加賜問嘉慶十八年卒于江寧里第年八十五 上聞 特使江寧將軍至宅祭之命婦加祭非常典以旌德也是歲十月甲子朔葬于句容北茯山恪敏

公之西麓惟太夫人徽懿徹於　九重惠澤洽於閭巷

朝廷賴毓成之器室家奉先立之型核厥嘉休宜垂後

世墓成之日桐城姚鼐述爲之表